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帶閣註楚辭卷
六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錄監生臣蕭 革

欽定四庫全書

山帶閣註楚辭卷五

遠遊

幽憂之極思欲飛舉以舒其鬱故為此篇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細託乘去而上浮遭沉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去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
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
神條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
正氣之所由

章首四語乃作文之旨也原自以悲感無聊故發憤
欲遠遊以自廣然非輕舉不能遠遊而質非仙聖不
能輕舉故慨然有志於延年度世之事蓋皆有激之
言而非本意也沉濁污穢承迫阨而言耿耿營營皆

悲緒也弗及不聞言時之促也端審也正氣正大之
氣也以其心之悲而念人處天地之中徒自勞苦湏
臾已盡是以思愈遠而心愈悲神忽往而形仍滯皆
由菲薄無因之故也安得不反己自修而求正氣以
度世乎求氣者所以煉形而歸神神仙之要訣也

漢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
乘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
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竒傳說悅之託辰星兮羨韓

衆平聲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增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遂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自得即恬愉之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能入火自燒虛靜而恬愉無為而自得正所為赤松清塵也異乎迫阨而悲者矣故願承而法之與化去者蛻形而往所謂尸解也辰星東方蒼龍之體

心尾箕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今尾上有
傳說星是也朱轡儀靈異篇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舉
體生毛日誦萬言得一見老子氣變正氣既求而變
化生也曾高也彷彿遙見所謂山頂雲端時或遇之
蓋形質既蛻獨其精靈皎然無累而往來寰宇也淑
善也郵傳舍也神仙往來皆洞府名勝之地故曰淑
郵因悲時而欲遠遊故以離故都而免衆患為言曰

終不反亦憤辭也此節述神仙輕舉之樂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

芳草之先萎

零

同聊仿

蒲杭切

佯而逍遙兮永歷歲而無成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

向風

而抒情高陽邈以遠兮

余將焉

烟

所程

畢光閃貌仿佯無成明湏時之無益也芳草遺芳皆

原自指焉程見懷沙此言知己難期祖業難復蓋自

決求仙之志以起下文也

重去聲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冀久留此故都軒轅不可攀

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

去聲沆杭上聲

瀝械

除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

重樂節之名洪氏曰情志未申更作賦也軒轅黃帝

名史記黃帝僊登於天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

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道士浮邱公接之僊去轅軒王

喬皆得道者不可攀援以軒轅既尊且遠也甘石星

經以日月星辰晦明為六氣沆瀣北方夜半之氣也
正陽南方日中之氣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人
之神明本自清澄而不能不消於後天昏濁之氣故
必取天地之精氣以自益而麓穢自消神明所以能
保此求正氣之始事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
垠毋滑骨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南風曰凱風南巢今廬州府巢縣有金庭山王喬洞
王子昇仙之所也宿肅同審訊問也外氣既入內德
自成所謂六氣者凝煉而為一氣矣然必得所養而
後能和故就王子而訊之曰者王子之言也道即養
氣之道受心受傳言傳也小無內所謂卷之則藏於
密也大無垠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也滑亂而汝也孔
甚也言養氣之道但可心受不可言傳其藏之至密

而放之至廣但能無以私意滑亂其神魂則所養漸
近自然而所謂一氣者極其神妙自存於中夜靜虛
之時而不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于
無微之先而和德既全萬化自出此求正氣之中事
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叩兮留不
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陽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
泉之微液兮懷琬琰炎上之華英玉色頽劈影以晚晚

聲

上

切

影

晚

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洵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至貴上所言之要道也仍就也羽人飛仙也丹叩晝
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所宅也既得要道故能
直往仙鄉九陽即所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
者也飛泉張揖云飛谷也在崑崙西南琬琰玉名山
海經稷澤多白玉黃帝是食是饗又周穆王薦琬琰
之膏以為酒上文王子所授皆內養之事此又以採
服為言者蓋當聞言之時其於一氣之和德固已心

解力行矣然其氣不盛則無以厚養之之本故益取
天地萬物之精以充其氣而大其養此求正氣之終
事也頽淺赤色脫澤也醇厚也粹不雜也質銷鑠謂
凡質盡也汙約柔弱貌要眇深遠貌淫縱也色之美
於外者極其腴澤精之純乎內者極其壯盛渣滓日
消神明日生蓋真能煉形歸神而所為氣變者於斯
在矣何患非薄無因哉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

宥寂同漢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此僊質既成而遂能輕舉以上浮也南州故居之地
桂樹冬榮與芳草之先零者異亦即景以寓意也載
營魄見老子營營同營魄者質既銷鑠晶瑩而輕也
霞遐同遠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惟有道者質銷神
旺故其魂神能載此晶瑩之魄而升於高遠也

命天閭其開闔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前導兮問
太微之所居集重平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

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間

此下歷言遠遊之境而此先言遊於天闕也排推也
望予湏我之來也與騷經倚閭闔而望予不同矣太
微宮垣十里在翼軫北天帝南宮也天有九重故曰
重陽旬始星名列子曰清都紫微帝之所居今按旬
始在北斗旁則清都疑中宮太一之居也太儀天帝
之庭習威儀之處也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
無閭即於微間也遊天既畢乃從東北而下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

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去聲騫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

行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句芒

此遊於東方也溶水盛也服衡下夾轅兩馬驂衡外

挽軻兩馬也驕傲馬行縱恣也膠葛猶交加也班駁

文也漫行無極貌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

芒太公金匱東海之神曰句芒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

天地以徑度風伯為

去聲

余先驅兮氛埃辟必而清涼鳳

凰翼其承旂兮遇蓐

辱

收乎西皇孳孳星呂為矜兮

同莊

舉斗柄以為麾叛判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此遊於西方也太皓即太皞庠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

曰右轉徑直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

即少昊也金匱西海之神曰蓐收斗柄北斗之柄所

謂杓也麾旗屬叛分散貌波能衝霧水之大者騷經

所謂指西海以為期也

昔曖曖逮其曠湯上莽兮召元武而奔屬燭後文昌使

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

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欲度世以忘歸

兮意恣睢誨且担欺亦擣矯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

以淫樂去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扶舊鄉僕夫

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

而掩涕汎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

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澗罔漾養

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

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平聲海若舞瓊

夷元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蟻力尤切虬而透蛇雌蜺宜查切

便平聲娟呂增撓去聲兮鸞鳥軒翥朱樹切而翔飛音樂博衍

無終極兮焉如字乃逝以徘徊

此遊於南方也曖曖暗也曠日不明也元武北方七

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時

方自西之南而玄武在北故曰召文昌在紫薇宮北
斗魁前六星掌行掌領從行者署置也屬憑陵之意
高厲者自西海而升天際也度世度越塵世而仙去
也恣睢放肆也担橋軒舉也淫樂樂之深也邊旁也
謂兩驂炎神炎帝神農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南疑九疑也潤瀆水盛貌言自西而南經過楚
地愴然感懷然義不反顧故抑按其念舊之心而自
弭其悲益向南直行歷九疑窮方外而遊於南海也

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戒前戒也蹕止行人也御禦也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或曰顓頊樂二女娥皇女英也御侍也湘靈承二女而言海若海神號馮夷河伯也螭龍類象罔象也皆水中神物螭虬盤却貌便娟輕麗貌撓纏也翥舉也行盛貌焉乃猶言於是言南遊之樂至矣於是遂逝而徘徊以擇所往也樂不至不足以弭悲故言南方之樂獨詳至樂之中有至悲者存不可不察也

舒并節以馳騫兮連卓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
從顓頊乎增冰

此遊於北方也舒縱并合連遠也絕垠天之邊際寒
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也清源水源謂北海也北
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宴金匱北海之神曰顓頊
北方增冰哉哉見招魂

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間去聲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

為去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

降望大壑下崢嶸

活恒切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

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隣

此縱遊上下四方之極際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反顧欲他適也黔羸天上造化神名六漠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一說列仙之宮闕也大壑在渤海東寔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崢嶸深遠貌無地出地之下也寥廓廣遠也無天出天之上也無見無聞冥漠之境

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為有
無名言歷元冥之都乃由斜徑而東北隅之間維回
首反顧與造化者遊以徧歷上下四旁窈冥寂聞之
境蓋至此真無遠弗届矣

卜居

居謂所以自處之方以忠獲罪無可告訴託問卜
以號之其謂不知所從憤激之辭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去聲盡忠而蔽鄣於讒心

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
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此三年未知何時詳其詞意疑在懷王斥居漢北之
日也太卜掌卜之官端正也策著莖也正之將以筮
龜龜底殼也拂之將以卜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去來斯無

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

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偷媮生乎寧超然高

舉呂保貞乎將呪足訾 粟斯喔握 伊儒兒呂事婦人

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骨 稽如脂如韋以

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汎 若水中之鳧

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鶩馬

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

凶何去何從

惘款誠寔傾盡之貌送往勞來猶俗云隨處周旋巧

於媚世者也無窮環轉不定之意力耕所以退隱遊

大人所以干進大人勢要之人正言危身從彭咸之意也高舉亦退隱之臣呶訾以言求媚也粟斯一作粟慚飾為小心之狀喔咿欲言不言之貌儒侏儒兒嬰兒皆柔媚之容也儒兒一作嚅唼洪註喔咿嚅唼皆強笑之貌婦人指鄭袖言以事婦人與高舉對言者舉朝皆因事袖而進舍是則惟有退隱而已廉直自清正色而立於朝也突梯滑澁貌滑稽圓轉貌脂韋皆煖熟之物絜楹如工人之絜度其柱而使之圓

也昂昂不肯下人之意駒馬未壯者鳧野鴨也亢舉也
也輓車轅前衡亢輓喻以功業自建也黃鵠大鳥一
舉千里比翼亦高舉意以上皆問卜之辭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

鳴讒人高張去聲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蟬翼二語言是非之不清黃鐘鐘之律中黃鐘者釜
量名以瓦為之其聲本無可取而衆爭擊之故如雷
鳴也二語言用舍之不清張自侈大也此言不善既

有所不從而善又未必獲吉以明所以欲卜居之意東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欲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與此正同皆憤激之辭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謝辭也尺長於寸然為尺而不足則有短焉者矣寸短於尺然為寸而有餘則有長焉者矣物有不足如

天傾西北地缺東南是也智有不明如堯舜知不徧
物孔子不如農圃是也數有不逮如日月之行雖有
定數然不無盈縮之異是也神有不通如伯夷餓死
首陽盜跖壽終牖下是也宜去者不幸而吉宜從者
不免於凶鬼神不詔人以凶而尤不譙人以不義則
亦安能與其事哉

集註以篇中所指婦人為鄭袖陸昭仲謂其嫌於斥
非也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君且無嫌而

况於袖乎呶訾啞咿諸語皆深肖上官靳尚之情態而著其憤嫉之思也則此篇所謂放者其為漢北奚疑問卜之辭曰誅鋤草茅以力耕曰正言不諱以危身蓋居蔽湏時與為彭咸之志尚相參也然則卜居之作殆與思美人相近歟

漁父

或云此亦原之寓言然太史採入本傳則未必非寔錄也漁父有無弗可知而江潭滄浪其所經歷

蓋可想見矣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平聲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江謂沅江潭深淵也今常德府沅水旁有九潭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斯指江潭言沒於利祿曰濁昧於危亡曰醉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

不涵骨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歎入
其醜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泥濁舖食歎飲也糟酒滓也以水彙糟曰醜深思則
怵於危亡所以獨醒高舉則超於利祿所以獨清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
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振搖動也察察皎潔汶汶玷辱也察察二語承沐浴

言皓皓二語原自謂也言人之沐浴者將服衣冠必
彈而振之誠不願以身既皎潔而復受衣冠之垢汗
也夫人之清醒亦猶是矣雖竄斥不堪寧誓以死安
能隨俗推移以蒙其垢乎上文止言見故而此言死
者蓋不推移則其勢不止於放吾故曰原之死非得
已也時未至湘而死計已決此懷沙所以作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微笑貌鼓柁叩船舷也滄浪水在今常德府龍陽縣本滄浪二山發源合流為滄浪之水纓冠系也濯纓濯足蓋與世推移之意漁父遂去而原亦不復與言各行其志也

舊解以滄浪為漢水下流余按今均州沔陽皆有滄浪在大江之北原遷江南固不能復至其地且與篇首遊於江潭不相屬矣及觀楚省全志載原與漁父問答者多有皆影響不足憑惟武陵龍陽有滄山浪

山及滄浪之水又有滄港市滄浪鄉三閭港屈原巷
參而覈之最為有據蓋自涉江入淑浦之後返行適
湘而從容邂逅乎此其言寧赴湘流則懷沙汨徂南
土之先聲也原之就死長沙余既詳之懷沙矣抑湘
中記云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了了則原之赴
此亦不忘清醒之意也夫

山帶閣註楚辭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山帶閣註楚辭卷六

武進蔣驥撰

招魂

卒章魂兮歸來哀江南乃作文本旨餘皆幻設耳
哀江即汨羅所在招魂歸此蓋即懷沙之意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
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

與之

巫陽對

曰掌窈

夢

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

復用巫陽焉

朕原自謂清者志之不雜廉者行之有辨潔者身之不汙服行沫已也主者言所行以是為主也牽羈絆也上謂君攷察也離與惟同言已少有盛德而為世所羈蒙以蕪穢之名君又不能考察其盛德以至遠遷勿思終身愁苦也帝與巫陽皆設為問荅之辭帝

天帝也巫陽黃帝時主筮者人謂原也筮予之謂筮
其魂之所在使反其身也掌寤句疑有脫誤謝徂謝
也巫陽以為帝命有不可從者蓋必待筮而後予則
恐身先萎謝巫陽雖予之魂而不能復生此其所以
不用筮而用招也詳末章語意此篇疑作於懷沙之
後蓋其去死無幾矣凡人七情所激皆能卒然失其
精魂原於遠遊固曰神儵忽其不反形枯槁而獨留
况當近死之時煩寃轉甚其神魂必有惘然不能自

持者故言魂魄離散而設為此篇雖假託之言亦非無因之說也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

梭去聲

舍君之樂洛處而離彼不祥些

巫陽既致詞於帝乃不筮而徑下招原之魂蓋登高而呼自可聞聲立赴也恒常幹體也些語辭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也舍置也樂處謂楚離罹同不祥指下

天地四方言一說舍止也離去也上二句戒之此二句勸之也亦通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託寄也八尺曰仞周孟侯曰大荒經有神名赤郭好食鬼神異經東方有食鬼之父即長人之類也又大荒東經陽谷上有扶木十日所浴一日方至一日方

出註云言交會相代也即代出之意其酷熱雖金石堅剛亦為銷鑠彼謂其處居人也釋解也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腹蛇蓋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雕畫題額也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山海經雕題國在鬱水南南土志黑齒在永昌關南以漆漆其齒祀祀神也南方俗多魃魅常有殺人祭鬼者醢醬也

蝮蛇錦文反鼻其毒殺人蒸蒸積聚之貌八紘荒史
近交趾有蛇國盈山徧野盡是封犬也老狐能易形
魅人頃刻可至千里雄虺九首說見天問淫淹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去聲入雷淵靡散而

不可止些幸同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蝘蟻同若象玄蠶

若壺些五穀不生藜菅几賢切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

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

去聲賊些

夢溪筆談廊延西北有范河即流沙也人馬踐之有
聲陷則應時皆滅又西域度爾格有沙海二千餘里
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遇之常為所壑旋飛沙捲人隨
風旋轉也雷淵周孟侯云即西域河源所注之雷翥
海靡碎也曠宇無人之土蝘蚘蝓也元蠶土蜂壺瓠
也八紘譯史蟻國在極西其色赤大如象其聚千里
五侯鯖大蜂出崑崙長一丈其毒殺象蓋即此類管
茅屬長者至丈餘爛人言其土溫濕焦爛人肉也賊

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譯史記餘北有冰海凝冰如山又持彌國有大凝山
千年不釋飛雪千里謂千里之遠常雨雪也蓋北方
陰寒四時昏如是矣

魂兮歸來君無上

上聲

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

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

足翁切

目往來僦僦些懸人

以娛嬉同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密形切些歸來

歸來往恐危身些

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有虎豹守之也拔木九千力能拔九千之木而不倦也從豎也豺狼從目言此九首之夫從目直視如豺狼也僦僦往來疾也娛戲也瞑死而瞑目也投人深淵而其神異令人求死不得必請命於帝然後得瞑目也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九首亦此類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鬻鬻疑些

敦朕梅血拇母逐人駢駢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

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去聲災些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土伯后土之伯約尾也呂春

秋肉之美者有羗象之約鬻鬻角銳貌敦厚也朕背

也拇足大指以利爪攫人常多血也駢駢走貌參三

也甘人以食人為甘美也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倍行先些秦篝格侯切

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去聲些魂兮歸來反故

居些

脩門郢城門也善其事曰工男巫曰祝背行却行而
向魂為之先導也箒竹籠以棲魂者縷線也五色之
綫以飾箒者也綿絡靈幡也古者人死以其服升屋
而號曰臯某復又以車建縷復於四郊縷以牛尾為
之綴於幢上奠神識之而來歸此言綿絡蓋其遺意
也秦齊鄭以其國善為此而名該全也永嘯呼長號

以招之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像設君室靜間閑些
高堂邃宇

檻層軒些
層臺累榭臨高山些
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冬

有突要履遐上聲
夏室寒些
川谷徑復流潺湲些
光風轉

蕙汜汎崇蘭些
經堂入奧朱塵筵些
砥紙室翠翹挂曲

瓊些
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弱弱阿拂壁羅幃直侯切
張些

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此承故居而叙宮室陳設之樂也
像舊註言楚俗人

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愚按若今人寫真之類
固有生而為之者不必專指死後也邃深檻欄也軒
殿堂前簷特起曲椽無中梁者層軒則非一軒矣言
堂前削為層軒而有欄檻以為飾也築土石曰臺臺
上屋四達曰榭臨高山言高出山上也網戶刻戶為
方目相連如羅網之狀所謂隔亮也朱綴以丹塗其
交綴之處也突深也厦大屋也室既深邃則冬溫而
夏涼徑過也復回抱也潺湲急疾清淨之貌光風晴

明之風也轉搖也汜汎同搖動貌崇高也川谷則回
流而繞宅蘭蕙則交錯而搖風皆倚山而居之形勝
也經歷也奧深也塵承塵筵竹席也言人由堂而入
室則見上有承塵下有筵席皆以丹朱為飾也砥室
承入奧而言室以砥石磨之極其滑澤也翠翠鳥尾
毛翹高出之貌疑飾於床榻者也曲瓊玉鈎也言砥
室之中其牀施翠翹然高出而挂玉鈎以懸幃帳也
翡翠赤羽雀翠青羽雀被衾也以珠翠飾被光色爛然

相齊也弱蒲弱也柔而大可為席阿曲拂薄也織弱
為壁衣隨壁為阿曲也憐禪帳也縷帶純赤曰纂五
色曰組綺文繒縞白繒也琦玉名璜半璧也言纂組
之帶綺縞之衣皆繫以玉璜而陳於憐帳之間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
亦逸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鬢前不同制實滿宮

些容態好比去聲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奪其有意些娉容

脩態同絢互洞房些蛾眉曼睩祿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

視綿綿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間閱些

此承奧室而序女色之樂也珍怪如古玩之類蘭膏以蘭練膏而漑為燭則香從燭發也華容美人也二八十六人也射厭遞更也意有厭射則使更相代也商九侯有女入之紂美而不喜淫此借以為稱美之辭故曰九侯淑女迅衆給侍便捷衆多也鬢鬢也好美好比輕附也順柔順也彌代猶云蓋世固植言性之貞也蹇語詞絙竟洞深曼長也睞視貌靡緻膩滑

也遺視流盼也綿綿眇之意離榭別館之榭脩長也
幕大帳也間暇也離榭二語承上起下言非徒深居
洞房凡有游覽靡不隨侍也

翡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楠
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
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涼既低
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

此承離榭而序其遊覽侍從之樂也所遊常有侍女

故高堂亦有帷帳之飾紅赤白色也沙版以丹砂飾木版也桷椽也言刻椽為龍蛇而采畫之也前言高堂但序其制之弘壯此盛言塗繪之華而又飾以帷帳蓋別館遊覽之堂與所居者異也前言川谷徑復以自然之形勢言此則於堂前鑿為曲池故坐堂而即臨水亦園囿之制也屏風水葵即荇菜也莖紫色緣因也言葵之文章因波上下而見也曰仰曰坐曰伏曰臨皆閒時遊歷之景文異豹飾謂外廷侍從之

士其衣文采殊異而以豹皮為飾也陂陀臺沼高下不平之處軒曲輶藩車輶卧車皆以侍女從載之車也既低俛車而待登也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侍陂陀者方遊則侍於堂下步騎羅者遊畢則擁於車後也薄迫也瓊木木槿也花如瓊玉植之如籬言芳蘭薄戶而種又以瓊木為藩籬皆軒輶初駕而經行之徑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粱稱

朱渥切

麥挈如黃粱些大苦

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健孺儒若芳些和酸若苦陳

吳羹些肺而驚炮庖羔有柘同漿些鵠酸臍即煎行

鴻鵠倉些露雞臙呵螭揭厲而不爽些巨糗汝蜜

餌有飯張饅皇些瑤漿蠶古實羽觴些挫糟凍飲

耐紂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將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

些

此序飲食之樂也室家羔承宮室僕妾而言宗尊也

言室家之人欲盡其宗尊之意故多致美食以娛君

也稻有秔糯二種粢稷也穉麥麥之先熟者一云稻
下種麥也挈捺也梁有青白黃三種黃梁穗大粒粗
收子少味逾諸梁言此數種之米相雜為飯也大苦
豉也洪註苓也味大苦可為乾菜鹹鹽也酸醋也辛
椒薑也甘飴蜜也言五者之味兼備而發行也腱筋
之大者孺爛也若及也下若苦之若同孺若芳言爛
而且香也吳羹吳人工作羹也脯煮也炮合毛裹物
而燒之羔羊子也柘漿諸蔗之漿味甘蓋以烹鱉與

羔也鵠鴻鵠也酸以醋烹為羹也鴈臠之少汁者鵠
鵠鶴露雞露棲之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臠鵠大龜
也屬清烈也爽味敗也柎枚環餅也即今糲子餌糕
也蜜餌以蜜和粉為糕也餠餠錫也瑤漿之色白如
玉者勺五臣云和也羽觴刻雀形為酒器猶云犧尊
也玉色之酒以蜜和之而滿於羽觴之中也挫推凍
冷也挫糟凍飲言不用縮酌亦不溫服但摧爛其糟
而冷飲若周禮酒正之醴齊是也酎之為言醇也華

采也酌酒斗赤玉為瓊瓊漿酒之赤色如瓊者妨害也言魂歸故居家人承事恭敬長無禰害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噉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

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層波些被

文服纖麗而不奇基些長髮曼鬢艷陸離些二八齊容

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填填鳴鼓些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俞蔡謳奏大呂些

此承酒食而序歌舞音樂之樂也魚肉為肴羞進也

通疑本徹字謂收去也漢人避武帝諱而改之耳按
擊也涉江采菱揚荷皆楚歌名見淮南子荷當作阿
配酒色著面也娛光娛戲而目騰光也眇視微睇也
曾重也文繡纖細也竒單也不竒言采色之備也齊
容容飾齊一也鄭舞鄭國之舞衽衣襟也言舞人迴
轉衣襟相交如竿也撫案下者以手撫案其節而徐
行也狂猛也楨擊鼓也激楚楚歌舞之名其節最為
漂疾故衆音競作至於宮庭震驚以發起而助之也

吳蔡皆國名。敝謳皆歌也。大呂律名。歌效吳蔡而樂奏大呂。今樂古樂雜沓並陳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傲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篔簹昆箴敝象。慕有六

簿博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臬而牟呼。五白些晉制

犀比去聲費白日些鏗鐘。搖篋西楔壹切梓瑟些娛酒不廢

沉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銜登錯措些結撰至思。蘭芳假

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洛先故些魂兮歸

來反故居些

此又承上而序賓客狎戲之樂以極之也士指賓客
言放散組帶也放陳組纓言除去冠帶也班坐列也
紛亂也亂而不分男女猶有常位班其相紛則更易
無定矣鄭衛妖玩言鄭衛之女其服飾制作皆妖冶
可玩也結裝束也惟歌舞激楚之曲者其裝束尤秀
異而先出於衆也篋竹名箛箛箏也蓋投之以行碁
者象象牙棋棋子也簿博通局戲也投六箏行六棋

故曰六簿言設六簿以行酒用篋簾為箸象牙為棋也曹偶道聚也相迫互爭勝也梟博采倍勝為牟五白簿箸之齒也言棋已得采欲成倍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犀比未詳費消也篋懸鐘格楔不正也言擊鐘而篋為之動鼓瑟而瑟為之斜皆酒酣狂戲之事非奏樂也廢撤去也詩云廢撤不遲沉沉酒也鍠所以置燭者華謂其雕飾華好也錯置也結撰發為篇章也至思極至之思假大也人謂在坐之人極思所

至也不歌而誦謂之賦先故謂舊交後漢梁冀譖李
固所辟召無非先舊是也言飲酒既酣乃以極至之
思結撰於篇章其吐屬清妙若蘭蕙之芳發越而盛
大在坐之人亦各以思致發為歌誦以相倡酬如此
則可以盡賓主之歡而燕樂其故舊矣此節縱言所
樂不復自檢與淳于髡飲酒一石之時語意大畧相
似其旨則詩人簡兮之遺也卒章歸之辭賦又才人
結習之所最不忘者故以為樂之終焉巫陽之詞止

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幸吾南征萊蘋齊菜兮白芷生路

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

千乘懸火延起兮元顏丞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

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平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

青兕

此下皆原自序以申篇首之意獻歲言歲始來進也

發春南征追溯自陵陽至淑浦之時涉江所謂秋冬

緒風也淑浦在陵陽西南故曰南征自首訖尾謂之
貫廬江水名漢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曰貫者
自陵陽入廬江而達大江也左指江南言浮江而西
則南為左矣倚依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言沿
江一帶其地曼長皆草木交錯其間有依已成之沼
而復為瀛者境尤曠野所望甚博也青驪以下皆遙
望時所見純黑為驪結連也懸火楊用修云即周禮
所謂墳燭蓋焚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元天色烝火

氣上行也言火氣蒸天元容變赤色也步及驟處言
從獵之士步行而追及奔馬之處也誘騁先居馬之
先而引導其所向也若順也抑止馳騫者使順通獵
事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夢楚江南大澤名跨今
巴陵華容公安石首之地課後先校獵事之勤惰也
憚懼也兕野牛言襄王身先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
懼走也此節追序歲首南行適遇楚王田於江南而
所見如此莊辛所謂馳騁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為

事於此亦可見矣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皋蘭被徑兮斯路漸

即並切

湛湛

挽上聲江水兮上有楓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

江南

朱明夏日之日也承續皋澤被覆也斯路指春時送
望之地言漸沒也言自春徂夏日夜相代曾不可留
再經前路而已為茂草所漸沒矣蓋初春由陵陽至
澁浦今由澁浦出龍陽至長沙自沉正懷沙孟夏徂

南之時復從夢澤經過故感懷而發此嘆也楓木名似白楊哀江在今長沙湘陰縣有大哀小哀二洲舊傳舜南征二妃從之不及哭於此故名斯路已漸江楓彌望則其寥寂愈可知矣前此猶得以放逐之身遙見君之顏色今則目斷千里瞻望無期回首春時傷心欲絕蓋盛德終無所改而離殃愁苦如此魂雖歸來豈能入脩門以娛樂哉亦惟往哀江之南以誓死而已言此以見巫陽所招皆虛語也

太史公序原傳曰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而
王叔師乃以此篇為宋玉之詞黃維章林西仲非之
誠為有見舊說又頗訾其謫怪荒淫亦非所謂知言
者也今攷亂詞獻歲發春以下明序自春涉夏往來
夢澤之境卒章曰魂兮歸來哀江南自著沉湘之志
蓋繼懷沙而作者也學者於此沉潛反復而知其解
則固有以確然知其非宋玉所作而巫陽所言皆如
海上神山風引而去諸說紛紛互相詆訶亦不辨而

自明矣余故詳其說於餘論而約舉其槩於此

大招

稱為大者尊君之辭篇內多序帝王致治之事蓋
往昔成言時所冀如此嗚呼事既已矣而心終不
忘所以求伸於地下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

止下

春氣奮發萬物遽

平

只冥凌

決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謝序也日知錄云古人讀謝為序謂四時之序終則

有始而春承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
春氣和暖而後日昭明也遽同遽動貌莊子所謂遽
然覺也言春氣發生而蟄虫昭蘇草木萌動也冥幽
冥也凌猶馳也決周徧也無逃無事於逃竄也林西
仲謂此篇乃原招懷王之辭按懷王三十年為秦所
留子頃襄王立二年自秦逃歸秦覺之遮楚道乃走
趙趙不納復走魏為秦所追遂發病襄王三年卒於
秦秦歸其喪於楚禮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則臣

之於君固有招魂之理矣故紀其歸葬之時而招之
言春時和氣流行萬物莫不萌動况魂在冥中莫有
追躡之者可以馳驟周決而行而無俟於奔竄庶其
乘此來歸勿久滯於秦土之遠也

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上言無遠遙指留於秦言此祝其勿他適以起下文
也

東有大海瀾水泱泱悠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

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溺水水性善沉溺者泚泚流貌上下謂與流波相上
下也皓膠冰凍貌皓白膠凝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延延只山林險隘虎豹

蛇冤

只觸

宜庸切

鱗庸

短狐

王虺

騫只

魂乎

無南

蜮傷

躬

只

元中記炎山在扶南國東四月火生十二月滅餘月

俱出雲氣蜒長曲貌蛇行貌觸鱗狀如犁牛又觸魚

名皮有文鱗魚音如羸鳴短狐蜮也似鱉三足含沙射人王虺大蛇爾雅曰蟒王蛇也窳舉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滌洋洋只豕首縱平聲目被髮鬣日羊

切只長爪踞當作牙談嬉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止

滌大水貌鬣髮亂貌鋸牙牙利如鋸也談強笑也今

川西有獸名狒狒長髮豕首執人則笑蓋此類也又

八紘荒史魅國山海經作末國黑首三角兩目上豎

亦夜叉之族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

卓龍艸

希益切

只代水不可涉深

不可測只天白顛顛

象上聲

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

只

寒山山名連龍補註云疑即燭龍艸赤色梁杰公曰

黑谷之北有山極峻四時來雪燭龍所居代水未詳

通釋云楚去并代甚遠所謂不可涉者或傳柔乾嘔

夷諸水如此耳天白顛顛冰雪照耀之貌盈北極言

冰雪無際也

魂魄歸徠間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洛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洛不可言

只

閒靜即無逃意言歸路安閒鎮靜無有驚惕也自恣以下乃指楚國之樂言荆楚舉全楚言之林氏曰以國為家與但言入脩門不同更可見其招懷王是也究極也窮身終身也既死而言壽乃不忍死其君之意下文曼澤怡面意同樂不可言總挈下文之意

五穀六佂設菰孤梁只鼎孺盈望和致芳只內同納鶴

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蟻甘鷄和楚酪只

醢豚苦狗膾苴蓐魄只吳酸蒿蕪力于切不沾鐵鹽切薄只

魂乎歸徠恣所擇只炙鵠括烝鳧潜鷄鷄只煎續即

臠呵惡切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並熟不

盭同盭盭盭只清馨凍飲飲不歡役只吳醴白蘗和楚澁

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此招之以飲食也六佂言積穀之高也菰梁蔣寔一

名雕胡為飯香美臍熟也和致芳者調和極其芳美也內一作朐肥也鵠似鳩味猶和也豺似狗生潔為鮮酪乳漿也苦狗以豉和狗也膾切也苴尊一名藁荷蓋切以為香也蒿白蒿秋時香美可食萋蒿也生水中脆美沾汁濃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酸味爚蒿萋為齏其味不濃不淡適甘美也炙燔肉鵠麋鵠也色蒼如麋姑爚也鶉鴛也陳列也鱮小魚也俗作鯽爽存言爽烈之氣存於此也麗以先言衆品並集

以是為先也四酎四重釀之醇酒并具也不澀嗑言
其味滑不滯咽喉也馨香遠聞也不歆役醇酒可貴
不以飲賤役也再宿為醴蘖米麴也漑清酒言以吳
人之醴參入楚造之清酒也不遽惕酒可忘憂無惶
遽怵惕之患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去聲揚阿

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
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

誤只

此招之以歌舞音樂也代秦鄭衛四國之樂也伏羲始作瑟駕辯勞商皆曲名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以趙國之簫奏陽阿為先倡而謳以和之也空桑瑟名投合也金曰鐘石曰磬亂理也四上未詳今管色字譜有四音上音或即其遺也誤具也

朱脣皓齒媠戶以媠只比

去聲德好聲

間習以都只豐

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媠

媠同

目宜笑蛾

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

滂浩麗以佳只曾眉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

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去聲中

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

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嫺綿只鬢邑輔

竒牙宜笑嗎希延切只豐肉微骨體便平聲娟只魂乎歸徠

恣所便平聲只

此招之以女色也媻好貌比德言衆女之德相同也

好間言性喜閒靜不輕佻也習謂嫻於禮都美調和也則法穉幼也脩長也滂浩廣大貌曾重也頰口腮也倚耳耳貼後也曲眉規者眉曲如半規也綽綽約也鮮卑東胡別號其腰帶鈎名犀毗亦曰鮮卑言美人之腰頸狀若帶鈎之小而秀也移去也言可忘去怨思也易直利和也以動作者言本和直之心而形於舉動也澤膏脂也昔夜也青色眉之色也直當也姍美目貌鬢輔頰邊文奇牙美齒也嚙笑貌便娟見

遠遊便安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

善觀

去聲絕雷溜

只曲屋

步擱

簷同

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困只瓊轂錯衡英華

假只萑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

園富鶩皇只鷗鴻羣晨雜鵝秋鶴只鴻鵠代遊曼鵠肅

鵝霜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此招之以宮室遊觀也沙堂以丹砂塗堂之楹相也

秀出羣之意崇土為壇觀樓也雷屋水流也絕雷簷

有承溜絕水即檀弓所謂重雷也曲屋周閣也步闈
長廊也擾畜馴養禽獸也騰駕步遊言從獵之士或
乘車或徒行也假大也言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
錯銜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彌竟也鷓鴣雞晨旦鳴
也鷺鷥禿鶻也代遊相代飛翥也曼曼行也鷓鷦似
雁長頸綠身鳳凰翔言歸楚致治而鳳凰來儀也敘
遊獵而及鳳凰蓋本卷阿鳳鳴之意以招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

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此下皆招之以興道致治此節言脩身親親之事也
怡澤貌宜善也言身之舉動皆合於善用能保其壽
命也室家公族也盈庭滿朝也居室謂王室定安也
宋樂豫告昭公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枝葉亡則本
根無所庇廕矣此所以宗族盛而王室安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平聲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

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

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徕賞罰
當只

此治民之事接徑壤地相連也出若雲言人民衆多
其出如雲也三圭桓信躬之圭公侯伯所執也楚本
稱王故其臣皆有公侯之號重侯猶言陪臣聽類神
言聽察精審如神明也察訪篤厚也夫早亡也隱疾
痛也存恤問也正定昆後也始昆猶言先後王澤本
無不被而必訪民之夫死疾病者而厚施之於孤寡

尤加意存恤所以定仁政之先後也孟子云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施四者意蓋如此四井為邑畛田上道
阜盛冒覆也至此則澤無不被矣先威後文先以威
武齊民而後以文德綏之故既善美而又精明也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
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徕尚賢士只發政
獻行去聲禁苛暴只舉傑去聲墜陸誅譏去聲罷去聲只直羸在位近

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徕國家為只

此用賢之事幽陵幽州也交趾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趾則相交羊腸山名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尚賢士者推本而言之謂因尚賢而致此效也發政以下詳尚賢之寔獻行令百官上其行志如周禮令羣吏致事也墜鎮也陛殿階也誅罰譏謫也罷止息也舉賢傑者而升之上位以彈壓殿庭則不仁自遠而罰謫之事可以息而不用矣直羸直節而才有羸餘者禹麾疑楚王車旂之名禹或羽字之誤也

為猶治也直贏者使在親近之地以輔君豪傑者使
執政事之權以澤民皆舉傑壓陞之寔也如此則國
家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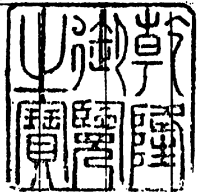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
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
歸徠尚三王只

此天下化成之效也天德即上配天之德穆穆和敬
貌登降堂者出入堂陞以議大政也諸侯指齊秦諸

國言畢極皆以楚為歸極而來朝也立設也三公九卿皆天子之制但曰九卿者三公已見上文也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白質赤質之類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虎侯豹侯之類也上手延登曰揖墜手退避曰讓致語以讓曰辭天下既平貫革射息天子當諸侯朝覲之時與羣臣從容燕射以習禮樂此太平之盛治也尚三王謂駕三王而上之林氏曰此皆帝王之事非原所能自為其招懷王無疑余按離騷曰忽奔

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又昔君與王成言兮曰
黃昏以為期則篇中所云皆為左徒時所見信於君
而欲措諸行者不幸中道改路徒以未了之願號之
既死之魂其傷心固有非言所能喻者嗚呼能無疾
首於諛人也哉

章句謂此篇係原自作又云景差後之論者互有異
同惟林西仲以為原招懷王之辭最為近理今從之
語具餘論



山帶閣註楚辭卷六